

学生

实用工具书系列

XUESHENG

SHIYONG GONGJUSHU XILIE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千家诗

—— 启蒙小四书

上海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DAXUE CHUBANSHE

知识的启蒙 文史的初级

学生

实用工具书系列

XUESHENG

SHIYONG GONGJUSHU XILIE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千家诗

——启蒙小四书

子静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DAXUE CHUBANSHE

知识的启蒙 文史的初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子静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5. 10

ISBN 7-81058-823-0

I. 三... II. 子... III. 汉语-古代-启蒙读物
IV. 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2899 号

策划: 张天志 张芝佳

责任编辑: 丁如明

封面设计: 孙 敏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千家诗
——启蒙小四书

子 静 主 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64 印张 7.125 字数 260 000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册

ISBN 7-81058-823-0/G·361 定价: 11.80 元

丛书编委会

张天志 张芝佳 丁如明

张奇峰 张海霞 高汉成

季 杰 季 芳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是中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的启蒙书，也就是今天说的小学教科书。

清人刘鹗的《老残游记》第七回有这样一段对话，山东东昌城内一家书店掌柜对老残说：

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老残不解，问道：

贵处行销这“三百千千”，我到没有见过，是部什么书？怎样销得这们多呢？

掌柜回答道：

嗨！别哄我罢！我看你老很文雅，不能连这个也不知道。这不是一部书，“三”是《三字经》，“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个“千”字呢，是《千家诗》。这《千家诗》还算一半是冷货，一年不过销百





把部；其余《三》、《百》、《千》，就销的广了。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四本书流行之广，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大约当时凡开蒙的儿童，不论是私塾还是官学，都要先从这几部书读起。明人黄佐的《泰泉乡礼》说，乡学儿童，先读《孝经》及《三字经》，再读《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后才读“四书五经”。幼学诗，疑即《千家诗》。可见在明清时期已有所谓“三百千千”的说法了。《明宫史》记录明朝宫廷中的学校，儿童入学，每人都发给他们一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即使是皇太子，也读这“三百千千”，《元明事类钞》记载，隆庆皇帝做太子时，才五岁，徐阶做内阁学士。一次，他遇见太子，行过礼后，问太子近读何书，并嘱咐说：“愿殿下勤学。”太子答：“方读《三字经》。”徐阶后来作朝贺诗说：“千官绕仗容常泰，《三字》开编诵已成。”有首打油诗描绘当时私塾蒙童读书的情景是：“学童三五并排坐，‘天地玄黄’喊一年。”“天地玄黄”是《千字文》起首的句子。诗虽打油，但对于初发蒙的农村孩子，顽皮向学之态可掬，倒也生动传神。

这些启蒙读物，对于儿童来说，首先是可起识字的作用，以清代的本子说，《三字经》1 248 字，《百家姓》472 字，《千字文》1 000 字，《千家诗》约 9 000 字，去其

重复,当有2 000—3 000字。儿童如认识了这两三千字,自然会对他们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阅读大有帮助。这是一。《三字经》三字一句,隔句有韵,《百家姓》、《千字文》四字成句,都有韵脚,朗朗上口,容易背诵;《千家诗》更有韵脚平仄,诵读之声朗朗,抑扬有致。上引打油诗描述的“‘天地玄黄’喊一年”,如不上口,如何喊得一年?因此容易为孩子们接受。这是二。第三,可以说,这几部书,虽非儒家正规的经典,却大致包含了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三字经》开宗明义,即讲述了儒家的性善说和仁义孝道说等伦理学说,接着讲述了典籍、文化和历史;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和家族,姓氏是维系家族的重要纽带,《百家姓》则是一本简要系统的中国人的姓氏录;《千字文》虽不如《三字经》之有系统,但首尾联贯,对仗工整,文采斐然,宛转有致,讲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千家诗》选录了中国诗歌史上最发达的唐宋时期的许多有代表性的,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写作技巧,又便于诵读的近体律诗、绝句,既可让儿童了解中国诗歌史的一个概貌,接触到一些名篇,又可从中学到一些欣赏与写作的技巧。前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今本《唐诗三百首》是清代编选的,它刊行以前,唐宋诗歌的普及工作,恐怕还是由这本薄薄的《千家诗》担





任吧？翻检一下明代宫廷的藏书目录，可以看到，宫廷中收藏的《千家诗》不少。其中还有些精心绘图抄写的彩色版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就收藏有明代一部这样的抄本。知识要打基础，要积累，一些古代有名的学者，还有当代一些有成就的老学者，都谈到幼年时期读过的这些启蒙书，打下了一定基础，对他们以后一生的学问事业，发生过积极的影响。这些，大约就是这所谓的“三百千千”的基本内容和价值。

有一位当代有名的学者，在讲到学习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经常告诉来学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不要走冤枉路，最直捷的方法是先去读“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四本书，努力一点，三个月的时间，对中国文化基本上就懂了。三字一句的《三字经》把一部中国文化简要地介绍完了。历史、政治、文学、作人、做事等等，都包括在内。尤其是《千字文》，一千个字，认识了这一千个字以后，对中国文化就有基本的概念。中国真正了不起的文人学者，认识了三千个中国字，就了不起了。假如你考我，要我坐下来默写三千个中国字来，我还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慢慢地去想。一般脑子里记下来一千多个字的，

已经了不起了。有些还要翻翻字典，经常用的不过几百个字。所以《千字文》这本书，只一千个字，把中国文化的哲学、政治、经济等等，都说进去了，而且没有一个字重复的……四个字一句的韵文，从宇宙天文，一直说下来，说到作人做事，所谓“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不要以为《千字文》简单，现代人，能够马上把《千字文》讲得很好的，恐怕不多。^①

我以为这段话说得很中肯。当然，除《百家姓》没有具体特定且有系统的思想内容外，其它三种，都含有特定的思想内容及价值的判断，而数百至上千年前写的东西，自然有与今天的世界观、价值论、科学观不相符的地方，我们在阅读这些读物时，不应全盘接受，但毕竟其基本的、主要的内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即使是某些与今天情势、理念、价值、判断不同的文字、内容，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认识历史、认识古人的材料。

宋代大学者朱熹，将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从整个儒家经典中抽出，以作为学习与进身儒学的初阶，称为“四书”，这四本书，确实基本概括了儒家的主要学说、基本观点，是深入研究儒学的基

① 见南怀瑾《论语别裁》第八节。





础。“三百千千”这四本书，其价值与地位，自然是不能与“四书”相比的，但就作为一种认识中国文化的启蒙读物来说，它确也能让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概有个基本的了解，对进一步学习和发展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也能起到打基础的作用，在古代启蒙读物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和历史地位，就这一点来说，不是也可以将它们作为一部启蒙小“四书”来阅读吗？笔者与一些朋友说起这一粗浅的感想时，竟谬获嘉许，使我颇受鼓舞。

虽然这四部古代儿童启蒙书，坊间印制的版本已经不少，但是朋友还建议说，是否可将它们再合刊在一起，就以“小四书”的名义，略加点注，如何？笔者以为似可尝试，因此不揣浅陋，竟贸然应允。然而正如上面引述到的那位老先生的话所说：“现代人，能够马上把《千字文》讲得很好的，恐怕不多。”岂止《千字文》，《三字经》与《千家诗》何尝不是如此？因此，笔者首先考虑选择一些通行、常见、较有参考价值的旧注，标点整理，并对其注作些简略的补充，个别繁冗或陈腐的文字，略作删削。其中《三字经》采用清人贺兴思注释的《三字经注解备要》，《千字文》采用清人汪啸尹注释的《千字文释义》。《千家诗》一时未找到合适的旧注。虽多时贤的注本，有的注还很能给人以启发，但牵涉

到人家的版权，不便拉来使用，只好舍弃，经由笔者另外作点简说，疏通大意，以便阅读。这是笔者编制这四部启蒙书的合刊本的初衷。

下面再就这四部古代启蒙读物的基本情况作些概述。

《三字经》的作者与编纂年代，时下的有关出版物已经阐述得很多了。大致说来，它肇源于宋代，相传出于南宋大学者王应麟之手。王氏字伯厚，又字厚斋，号深宁居士。生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庆元（今浙江宁波）人，知识广博，著作以《困学纪闻》最有名。也有人说是宋代的区适子（南海登洲人）、陈淳（龙溪人，朱熹学生），或明黎贞（字彦晖，新会人）编纂的。但都缺少比较确凿的证据。估计此书可能是当时学者编纂以教育子弟的普及读物，那时并未视作正规大著作，故未署名，而流传于世。后人屡加补充，历代均有删补。今本中提到不少明清的史事，可证明清两代的学者都有增补。直到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还对它作了较大的改动。不过章氏增补本并不太流行，今天的流行本仍是清人贺兴思的注解备要本。贺本旧署“浚仪王应麟伯厚先生手著，岳门朗轩氏较正，衡阳晚学贺兴思先生注解，上元紫巢氏重较”。此本书首有篇叙文，称：





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王晋升先生虽有注解，未窥全豹。切庵柏先生更加增补，亦嫌疏漏。道光庚戌春余适锦城，偶得衡阳贺兴思先生编辑注解俗讲一书……询其从来，乃自京师中带回抄本，惜哉未传剞劂……已而请贷抄誉数次，至秋乃获。越数日，始竣。奈仓忙中，原本之内多有舛讹……于余心终觉歉然。兹于馆课之暇，重加订补与原本稍为详细……越月抄成。

则知此注本注者为贺兴思，而刻者略有订补，刊刻时间当在道光三十年或稍后。补订者当即紫巢氏。叙文未署作者名，亦当为此紫巢氏所撰。王晋升即王相，其注本为《三字经训诂》。他还编选注释过《千家诗》。贺注本，内容较为详细，譬如对于各朝历史，详列了各朝帝王的名号年号，及朝代表等，虽然有些繁琐迂腐的地方，总的来说，对读者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这是本书选用贺注本的原因。

《三字经》在明清两代的影响很大，直到近代，仍在发挥其重要影响。除陆续出现许多注释本外，还有许多扩充本，另外还有许多借鉴三字成句，朗朗上口方法，编纂的各种三字经，如《医药三字经》、《佛教三字经》、《道教三字经》等。从反映明代宫廷藏书的《文渊阁书目》中，还可以看到，当时已有《女直（真）字三字

经》，今天还被译为多种外国文字。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中华文化圈。可以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部古代儿童启蒙教科书。

中国古代很重视氏族的谱系，古代有《世本》，隋唐有《氏族志》。但那些簿籍多很繁琐。大约到了宋代，一本简约的记载中国人常见姓氏的姓氏录终于出现了，这就是《百家姓》。《百家姓》的成书当在北宋初，作者当是钱氏吴越国的人，但具体姓名则恐怕永远无法知道了。南宋学者王明清《玉照新志》对此有较仔细的分析，他说：

如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详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氏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后妃，无可疑者。

按钱氏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立国后奉宋朝为帝，但保留吴越国王名号，自在境内称王，形成高度自治局面。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才被大宋正式、彻底并入，纳土归民，取消国号。《百家姓》的初稿本当作于这段时间内。因为此时，钱氏已奉赵宋为正朔，所以姓氏的第一名必须是赵姓。但钱氏在国内尚保留自治权力，所以可以以钱氏、孙氏等与吴





越钱氏家族相关的姓氏紧跟在赵氏之后。所以作者也必定是吴越国人。清王相说是钱塘老儒所为,但没有提出确凿的证据,也属推测之辞。《百家姓》在此后的流传中,也不断有所修改。明代的《千家姓》以“朱奉天运”起句,但遭到当时学者的非议,说“未见有天姓者”。虽然明太祖以诏令颁行天下,但私塾童蒙仍然以原来的《百家姓》为读本。

《千字文》作者似乎比较明确。唐李绰《尚书故实》说:

《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其始乃梁武(帝)教诸王书(书法),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髮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诸寺,各留一本。

大王,指王羲之。这段话说得是非常明确的,周兴嗣的著作权看来是铁定的了。然而,当我们打开《梁书》及《隋书》、《唐书》来看,却发现一些矛盾说法。《梁书》卷三十五《萧子范传》说:

(萧子范)除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南平)王爱文学士,子范偏被恩遇。尝曰:此宗室奇才也。使制《千字文》,其辞甚美。王命记

室蔡蓬注释之。自是府中文笔皆使草之。

照此说来,那么《千字文》的作者应是萧子范了。而《隋书·经籍志》则著录为:《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千字文》一卷,胡肃注。《旧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是:《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萧子范《千字文》一卷,周兴嗣次韵《千字文》一卷。众说纷纭,真是搅得人七晕八素。《梁书》的编者,也是唐初人,到底是哪本书说的更准确呢?从《千字文》的实际情况来看,本来不相同的一千个字,要将它们组成一篇意义相连,而且有相当文采和思想内容的文章,并且有韵,大非易事。周兴嗣一夜编成,恐怕是太夸张了一点,将他当作传奇故事讲是可以的,当作事实肯定,则未必一定。《梁书·萧子范传》的记述平实,似乎可信度较大,周氏一夜撰成说,在《尚书故实》之外还有另一种说法的情况下,更要慎重地考虑了。当然,这还只是学术讨论的问题,虽不能不提出,但因除了《萧子范传》外,还未找到更多和更有力的证据,因此本书仍依传统的说法,署为周兴嗣撰。

《千家诗》的编者,同样存在一些较复杂的问题。今流行本多题为宋谢枋得编选,清王相增选。学者考证,《千家诗》的起源可追溯到南宋诗人刘克庄。刘克





庄曾选过《分门类纂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简称《后村千家诗》。但《后村千家诗》卷帙过大，选诗太多，不易流行。所以到了南宋末，诗人学者谢枋得（号叠山）为之删削，只存七言律、绝一百多首。但正因其少而精，故便于广泛流行。至清，始有王相补选的五言律、绝。坊贾将二书合刻，遂为今本。此说确有一定合理性，但当我们再仔细考察一下，则又发现一些疑点。今本《千家诗》作者基本为唐宋人，可是奇怪的是，在七律中，却有两首明人的诗，在一百多位入选诗人中，也只有这两位明人。而他们在古代文学史上也不是什么特别有名的诗人，一位是明世宗嘉靖皇帝，一是明宗室宁王朱权。文学史上，明诗地位虽然不及唐宋，但也不是绝没有好的诗人和好的诗篇可供入选，可是为什么却掺进了这两位，而且未必是最好的诗呢？这很不符合全书的状况和体例。宋人谢枋得自然不可能来选明诗，王相清人，似也不必讨好明朝的皇室而将他们的头面人物列入。其中必有隐情。笔者推测，这部《千家诗》，在明朝也当被人修改过，至于详细情况，还不了解。也许今后会有新的材料出来，再作进一步的探求吧！

子 静

二〇〇五年六月 于静庐